

小魚綠萍

詩，有「大」有「小」。「大」者，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大漠沙如雪、大風起兮雲飛揚……雄渾蒼茫，包蘊宇宙洪荒氣息。不僅文豪英雄們喜歡，普通人意氣風發之時，誦讀一二，也頗開闊胸臆。

而「小」者，自有它的可愛處：小舟撐出柳蔭來、小荷才露尖尖角、亂蟬衰草小池塘……都有一種輕輕撥弄心弦的閒適與柔軟。

「小」詩之中，我最喜歡的是姜夔的那句：「自覺此心無一事，小魚跳出綠萍中。」這是白石道人四十六歲寓居杭州西湖所寫的《湖上寓居雜詠》組詩中的一首。此前的三年間，他兩次躋身仕途的努力，都告失敗，自此完全斷絕仕途之心，以一介布衣，寄情於山水田園。日間花紅淺淡，芳草蔥蘢；夜來，星垂平野，秋蟲吟唱。《雜詠》組詩的字裏行間，雖有些許不甘，但更多是祛除了「油膩大叔」執念之後的恬淡悠然。

杜甫的「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也是神品，雖然也不失剪剪溶溶的格調，但還屬於全景，不似「小魚跳出綠萍中」這般特寫式的專注。記

得某次秋日夜宿山居，清晨推窗遠眺，涼台擺放的一盆金桔葉片上，微涼的露珠映照著朝霞，也映照著整個大千世界。靜靜出神，天然生趣，瞬間彷彿有入定的感覺。與小魚撥弄綠萍異曲同工。

「小」詩的格局比不上「大」詩。然而生活中能夠靜下心來，小憩片刻，琢磨體會一下「小」的趣味，甚為樂事。時間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需要能夠捕捉那種「小確幸」的靈感和心境。

比如，老舍愛貓是出了名的，當他寫稿子的時候，小貓跳上桌來，「在紙上踩印幾朵小梅花」。在老舍眼中，這「小梅花」大概就好比豐子愷式的童趣畫作，又或者是稀世的拓片，值得好好欣賞一番。不過，試想一下，換作賈府裏那個不會愛上林妹妹的焦大，看見小貓此舉，大概早就把笤帚疙瘩砸過去了，以作為弄髒白紙的懲戒。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嚴歌苓尋根

上周，嚴歌苓去了廈門大學，她的祖父嚴恩椿先生曾經任教的學府。她創作《陸犯焉識》時，就曾首次到廈大，查閱祖父當年的資料，陸焉識的年輕時代，就有她祖父的影子。今年再到廈大，她參觀了校史館，追蹤祖父在這裏留下的影蹤。

嚴恩椿出生於上海寶山的書香世家，二十歲即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滬江大學，與徐志摩是校友，曾為其贈詩《獨坐長歌寄徐志摩》。嚴先生留校任教，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撰寫的《家庭進化論》，分十二篇章分析了中國的家庭問題，根據當時歐美家庭現狀對新家庭組織進行探討，是我國最早的家庭問題研究論著。一九一九年，嚴恩椿留學美國華盛頓大學讀政治學，獲得哲學博士後回國，他先後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光華大學、廈門大學教授英文學、政治學。他筆耕不輟，一九三三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譯著《社會主義運動》，他在序言中寫道：「然在今後十年或二十年間，若國事而有改進之希望者，則政治必走上社會主義之途徑，

此無可置疑者也。」著名數學家丘成桐的父親丘鎮英先生畢業於廈門大學，其畢業論文《清代中樞政制探討》的指導老師便是嚴恩椿先生，丘鎮英在書集中念念不忘恩師教誨。

嚴恩椿先生去世時年僅四十一歲，嚴歌苓是從姑媽與父親的講述中，逐漸構建神秘而偉大的祖父形象。她追隨祖父足跡赴美留學於華盛頓大學。祖父當年留學回國的抱負是想當外交官，學以致用，但當時民國政府的腐敗，讓他秉持清高人格、走進校園教育人。嚴恩椿曾翻譯了英國小說《黛斯姑娘》，現譯名為《德伯家的苔絲》，這部文學名著最早的中文譯本，或是祖父與嚴歌苓在文學上的對話，跨越了時空。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最愛的季節

唐代詩人劉禹錫大概很喜歡秋天。他曾作詩讚美秋天「山明水淨月如霜，數樹深紅出淺黃」，「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思到碧霄」等，甚至認為「清入骨」的秋天遠勝「噉人狂」的春天。經過了高溫酷暑的炎夏，秋日氣溫適宜，涼風習習，還有瓜果成熟，稻麥豐收，聽起來的確很美。不過，對四季的愛好見仁見智。有熱愛秋高氣爽，層林盡染的，就有因為季節更迭，日照縮短患上抑鬱症的。歷史上出過不少悲秋詩人。有位菲律賓同事每到秋天就會心情低落，無法呆在家裏安心工作，非要換個地方才行。

過去有人問我最愛哪個季節，我總會含糊糊說不清楚。小時候我最討厭夏天，汗流浹背，熱得受不了不說，我還特別招蚊子叮咬，每天都寢食難安。不過那時也沒感到春、秋、冬三季就一定比夏天好到哪裏去。後來在冬季嚴寒漫長的美國中西部住久了，深覺夏日可愛。哪怕烈日當空，仍有藍天白雲，濃蔭蔽日。而且可能因為馬齒漸長之故，已經不像從前那麼怕熱了。

反倒是對大多數人最愛的不冷不熱的秋天我一直不甚認同。江南的初秋，蚊子好像比夏天更密集、毒辣。中秋以後，天氣冷熱不定，早晚涼得要穿毛衣，中午熱得恨不能穿短袖，氣溫飄忽，陰晴不定，讓人難以捉摸，容易感冒生病。到了深秋，萬木凋零，想到寒冬就在眼前，又不免令人沮喪。真的到了冬天，颶風下雪，反倒有塵埃落定，坐等春來花開的安心。曖昧與懸念一向比殘酷的現實更難熬。

現在如果還有人問我最愛哪個季節的話，我一定會說：春秋也好，冬夏也罷，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點破了世態炎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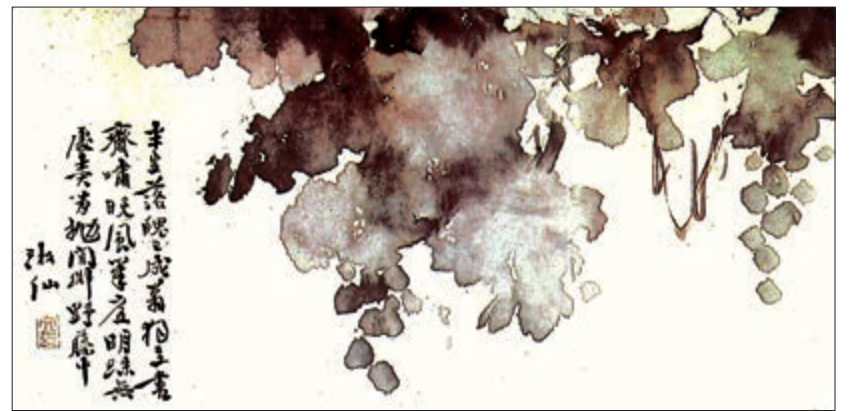
明代才子徐渭（徐文長），自稱「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筆者不以為然，雖然他中年始學畫，到晚年才臻於化境，但卑卑卻推測他的水墨大寫意花畫，不拘繩墨，隨意所之，大膽創造，開拓先河，影響深遠。例如附圖，是他著名代表作《潑墨葡萄圖》，所運用的潑墨手法，妙絕頗毫；隨墨賦形，稍稍點染，以草書筆法簡勁勾畫少許藤枝，使人感到「風引藤香瓦獸飄」，天趣燦發，「不求形似求生韻」，如散僧入聖。

中國水墨畫採取潑墨之法，始於唐代王洽的潑墨山水，藉墨瀟流動，顯現精微用墨之道，看似漫不經意，但能脫去筆墨畦町。像《山水純全集》所言：「取高下自然之勢，而為之浩，介乎兩者之間，則人與天成兩得矣。」畫家憑

前不久，內地一個文學獎的評選結果令評委與入選的作家在社交網絡上爭執不下——作家認為評審不公，評委各有所謂標準的說法，一時間紛紛擾擾，給原本沉寂已久的文學圈帶來一陣漣漪。

那麼，好的文學作品究竟有沒有統一的評審標準呢？八十三年前《大公報》舉辦的首屆文藝獎評選至今被認為是一次公平的、準確的、高品質的評獎。一九三六年，正值新記《大公報》十周年紀念，時任社長胡政之想藉此辦一次活動造造聲勢，於是便將目光瞄準了當時已在讀者中熱度很高的「文藝」副刊，希望通過這塊園地進行一次全國

個性與內心流露，直抒胸懷，毫無雕琢氣；多處不着一筆，卻以無勝有，只見濃淡渾和，倏若造化。徐渭的潑墨葡萄，就是採取這種手法，與南宋人物畫家梁楷的《潑墨仙人》有異曲同工之妙，並非用以線條為之主的傳統畫法。徐渭翰墨縱橫灑放，輒以筆墨抒發胸中哀痛和悲憤；他大半生在飢貧病弱中渡過，潦倒苦悶，鬱鬱不得志。像附圖自題詩：「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嘆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藤中。」他寧願毒蛇去後「飛作叢」，如野葡萄「隨意綠」，「猶勝惡棘壞蘭梢」。其筆墨能扼神揮魄，點破了世間多少炎涼事態。不過，他也懂得苦中作樂，雖然貧困，但常取梅、蘭、桂、菊、蓮、茉莉和薔薇等野生花卉的瓣，雜入粗茶中，裝進錫瓶，隔水烹煮，水沸即行取



出，待瓶內茶與花乾水後泡茶；興之所至，潑墨揮毫，自爾成局。

記得從前參觀一間博物館的古畫展覽，其中有一幅徐渭也是畫《墨葡萄》的真蹟，構圖與墨法不同，下款署「天池」。一名附庸風雅者，大言不慚，說：「只是糊裏糊塗一灘灘墨塊，怎算是畫？簡直是丟人現眼的廢品！」後來館長指出「天池」是徐文長的別號時，那

人立即改口盛讚：「果然是名家大師，才能這樣與別不同有新意。」唉，丟人現眼的應該是他自己。

閒性閒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八十三年前的文藝獎評選

範圍內的徵文。「文藝」副刊由蕭乾主事，他提出借鑒美國普立茲獎的模式，面向已經出版的、已有定評且具一定影響力的現有作品來評選。如此，既能較為容易地把握評獎尺度，又能將最後的獎勵發揮出廣泛的效應。提議很快得到胡政之的首肯，並決定由報社撥出一千元作為獎金獎勵得獎者。具體的評選辦法由蕭乾擬定，他很快組成了一個由葉聖陶、朱自清、楊振聲、朱光潛、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從文和

凌叔華十位作家組成的評委會，這個「天團」陣容在今天看來依然具有很高的權威性。由於這些評審分散在北京、上海和武漢，難湊在一起開會，所以由蕭乾負責來往信件和溝通協調。為體現客觀公正，這十位作家均未報送作品參選。

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大公報》刊發啟事，宣布第一屆文藝獎評選活動正式啟動。符合條件的作品紛紛得到推薦並被納入評選範圍。評委會經過反覆

醞釀和商量，以通信的形式投票，最終確定盧焚（師陀）的短篇小說《谷》、曹禺的戲劇《日出》和何其芳的散文《畫夢錄》為首屆獲獎作品。

時間是最好的試金石。八十多年過去，這些作品依然是現代文學史上歷經錘煉的作品。《大公報》文藝獎也因為理念創新、評選程序規範、評委權威專業，成為中國現代文壇上一樁佳話。

以夢為馬

管樂 逢周五見報



「數字遺產」難題何時解

幾個月前參加一位學界前輩的追思會。我建議把老先生的郵件，包括有內容的短信、微信盡量收集、整理起來，得到與會者贊同。這些東西有個專門名詞叫「數字遺產」。

這些年，社會的數字化程度越來越深。我們不知不覺都在積攢數字財富。那些資深玩家在網遊世界中辛苦修煉的帳號，或點燈熬蠟換來的「裝備」，都是真金白銀。一些學問家文藝家得風氣之先，早開始用微信、電郵作專業交流，吉光片羽，新見迭出，啟人實多，足稱學林藝壇珍貴史料。

作為芸芸大眾中的一員，親人朋友之間的數字化交往所留痕跡，或許稱不上「史料」，更無法變現。但文獻最本質的價值，其

實是對於個體的價值。就好比我們偶然翻出一張泛黃的老照片、一頁舊信札，哪怕只是半張明信片，勾起的沉思或回憶總是令人心動悵惘。

而我們也都有這樣的體會，有些朋友故去多日了，我們卻一直不願將其微信刪除，似乎朋友圈裏少了這個頭像，就是第二次宣判了他的死亡。為此，寧可任其停止更新在某一日。

活在這個數字化的社會，我們留下文字、圖像或聲音更加容易，個體的數字化空間較之現實生活，卻更具私密性。發達的密碼以及生物信息驗證技術，令人幾乎無法進入他人的數字空間。因而，若某人突然去世，生前又沒有留下進入私屬數字空間的密鑰，

那麼，哪怕至親至近之人，獲取「數字遺產」也將困難重重。網上可見此類官司，也以互聯網公司獲勝、主張「數字遺產」者失敗為多。

這麼說來，數字化讓在場更豐富多樣的同時，也讓離場「清零」更加乾脆利落。而若「數字遺產」的難題得不到解決，生理死亡或許就意味着徹底的消亡。這大概是技術雙刃劍的又一例證。不過，對於此類問題，我歷來持樂觀態度，技術進步帶來的問題終將也只將被新的進步所克服。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三、五見報



小錢導演

小錢是內地峨眉電影集團國家一級導演錢路劫，「劫」義堅固、勤勉、謹慎，寄寓了父母期望。小錢父親老錢錢道遠，是著名電影編劇（代表作《國際大營救》，曾出任電影「金雞獎」評委）。兩名峨影人，影壇父子兵，成就了一段佳話。

小錢老錢都長着娃娃臉，讓人一時說不上他們的歲數，小錢更常被誤會是剛入行的年輕人。實際上他人到中年，但已是電影「老兵」，從七歲主演兒童片《飛向未來》算起，與電影結緣已達四十一年。

小錢後來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編劇系（原想學導演，但那年專業沒招生）。畢業分配回峨影後，在影界嶄露頭角，代表作是《鏖兵天府》、《非秀不可》、《金沙江飛

排》等多部獲獎作品。

今年三月香港第二十三屆國際影視展中，小錢帶着向國慶七十周年獻禮的新片《九條命》參展，廣獲業界好評，也引起了香港方與川方合作拍片的意向。影片原名《鐵血川軍之九條命》，清楚見出編導鏡頭對焦的是川軍、血性和生命。

當年日本人被阻隔在巴山蜀水之外，四川是抗戰後方，陪都也設在重慶，四川境內未受日本軍的禍害。但四川人也是中華民族一員，民族存亡的緊急關頭，生性慷慨剛烈的三百五十萬名川軍將士毅然出川抗日，傷亡六十四萬多。這是中華抗戰史上最壯感人的一章。

《九條命》便是那一段歷史的重現：在

抗日大戰場的一場湘南小戰役中，大部隊撤退，留下四川連領着百姓逃生，最後官兵只剩九人。九條命全都壯烈捐軀，表現了中華兒女不當亡國奴的血性品格。

小錢導演在新片裏，盡情揮灑了他的經驗與才華。看了宣傳短片，深感值得期待。新片已定十一月底在廣州深圳公演。我和朋友們約定：先睹為快。

老錢曾與我在北京電影學院同班進修，有同學之誼。看到他的下一代，電影的第六代導演創作有成，為老錢高興，也為小錢祝福。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男神女神

男神女神是今日我們對理想對象的稱呼，影視明星、網上型男美女，只要是不能觸及的，都能稱作男神女神。要數男神的排行榜，唐三藏絕對是名列前茅，唐僧雖然是出家人，但甚受女士（尤其是女妖精）歡迎，原因是否因為他白淨，這是無從稽考的，不過從分析心理學說內，這是理所當然的精神投射。

榮格講過男女內心都埋藏着異性的特質，雄起起的肌肉男要有小姑娘的一面以平衡過度男性化帶來的失衡，同樣嬌滴滴的女士亦應有粗獷豪邁的一面以保護自己。當某此特質我們未能在自己身上找到時，往往心靈會外投到其他人身上。一個女人深深喜歡上

另一個男人，這一定是女人被男人身上某個特質所吸引，弔詭的是這個特質真正就是她自己無法在心靈中找到的異性自己。

人到中年，都會不自覺地追求進一步的心靈個體化（individuation），但心靈的盲點很大，只能察覺外投的影子，而至為容易被吸引的，必然就是異性的特質。大家應該聽過不少結婚多年的夫妻突然離婚的個案，然後迅速發展另一段感情，這可能是心靈個體化的過程，由於無法尋找到自己的特質和元素，然後將生活的不滿都訴諸伴侶身上。一天，突然在另一個人身上發現，於是不顧一切地擁抱對方，其實這只是與自己內心重逢的喜悅，並期望透過對方使自己變得更加

完美。

講回唐三藏這個男神，他擁有一般妖精心底內都嚮往卻沒有發現的東西，唐三藏前世為佛的徒弟，今世擁有高尚的道德和情操，這是所有女妖精內心都未被察覺的元素，因此她們千方百計希望得到唐僧，食唐僧肉，把唐僧吞下去去實現自己完整。今天社會上人們講求理性，缺乏情感上的投入，就好像一個硬邦邦的男人完全不解溫柔，所以要成為男神女神，鐵漢柔情和女中豪傑常常是最典型的模楷。

象訴

馮俊彥 instagram.com/symbol_talk/ 逢周五見報

